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郭文鋐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三御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為郭進起第悉用同瓦

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耶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内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捽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筭有以

事聞者上即詔漢超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廵檢使之名終亦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教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衂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昇守原州繼業之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

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惠則其力足以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遂懲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

防北寇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溫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當此之時元年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北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賦外則交州高麗請吏向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揖指麾而天下一定

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材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其次如漢之光武亦善御將闗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荆州之事以吴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覯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真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

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遵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得而不警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恥則又為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怨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多術矣

任將

任將貴乎專

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又寧一

切委之而無疑命程伯休父以省徐士而徐方為之震驚而不可抗亦可見任將之意趙以李牧為守邊將市租皆歸募兵而軍一决於外盖自閫以外將軍制之古之道也高祖初興築壇拜信以亡虜之人即以數十萬付之可謂專矣魏豹之叛高祖枚數三將謂其不足以當韓信文帝戒景帝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其後七國之難亞夫獨乘傳會兵以抗吳楚之鋒武帝之興鋭意征伐而任將尤所致意李廣之斬霸陵尉帝非惟不加

之罰且詔褒嘉衛青霍去病皆選將兵而獨付之是以

鴈門雲中之師出即有功隴西祁連之役捕虜之功獨

多於諸將光武中興任用諸將闗輔之役不取諸將之

健鬭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冦以冦恂之憂國獨委冦恂

荆門之事以吳漢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祭遵以軍法

殺舍中兒而反戒諸將以為當避祭遵所以伸其威也

唐太宗用李世勣於青州凡十六年而竟獲長城之固

李靖之擒蕭銑滅突厥破谷渾人皆知其所向有功而

不知太宗之任勣為甚專也嘗觀詔靖之言曰兵事節度皆以付公吾不從中治也肅宗之時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屬而不免相州之敗憲宗用高崇文以討劉闢杜黄裳請不置監軍以一其權故不淹時而闢以平藝祖開創大業委任邊將關市之租悉以賜予往往不問其出入門校之訟主將則遣使歸之曹彬出征授之以劒副將而下有不用命者得以行法焉郭進之在西山蓋二十年李漢超在關西葢十七年其他何繼筠之屯棣

州董遵誨之屯通遠軍皆不下十餘年

兵食此專論楚漢

昔嘗復熟遷固二書至於楚漢勝敗所由分之際未嘗不為之感歎也葢國之所恃以為威者雖本於兵而兵之所恃以為强者實資於食觀高帝自蜀漢而東也未遑他慮而租食之任一付於股肱之佐自關中而東也初無他策而轉漕之計必委之輔佐之臣及崎嶇於滎陽成皋間必據敖倉之粟以示形制之勢則高帝之心

固無一日而不在於食也及髙祖欲屯鞏洛以拒楚羣臣深以為敖倉之不可棄隋何之說九江則曰下蜀漢之粟酈生之說齊王則又曰蜀漢之粟萬船而下是乃知議論之臣亦無一日不在乎食也至於彭越往來河上必以絶楚之糧為急韓信之定燕擊齊亦以絶楚之糧道為請其他如盧綰劉賈之時出入楚地專以焚燒積聚為事是外而奔走之臣惟恐敵人之或豐乎食也夫當存亡呼吸之間而運籌決勝之策惟以兵食為成

敗利鈍之幾此漢之所以得而楚之所以失項氏曾不悟也既得敖倉反視以為無用之具棄置不守乃用以資漢徒使老弱轉糧於千里之外而識事者固已預計楚兵之不日疲也其後太公之歸正以食少洪溝之約亦以食盡勢窮力竭不復自振而卒使垓下之敗夫觀楚漢之成敗在兵食之多寡則後之議用兵者無亦思所以制勝之術可乎

兵法

古兵法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則取要用者定為三十五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别猶有五十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唐李靖謂張良所學者太公六韜三畧韓信所學者穰苴孫武葢亦因其圯上所傳與夫背水之陣以證之也然考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黄帝風后力牧下至公孫鞅范蠡大夫種孫吳之書無不載為兵家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曰周史之六弢六篇是

也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列之於道家者流是何黄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爲兵書邪蓋太公之韜畧非若孫吴穰苴詭詐以求勝也吾觀漢家以孫吴六十四陣爲都肄之法而又教其將學孫吴兵法則是當時急於趍利爭爲詭詐權謀以速勝也太公之韜畧固視以爲迂緩而不之好君臣將相浸不之省歷世久遠而子房之所學者胥爲無用蓋無怪乎不錄於兵而錄於儒與道也至司馬

穰苴兵法乃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法前漢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載在禮書之中而唐書藝文志載司馬穰苴法三卷在兵法之中皮日休讀司馬法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地於百戰之内是編之為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此所以嘆後世之兵法也自今觀之兵法以韜名者如太公之韜梁元帝玉韜劉裕金韜皆韜也以

法名者如田穰苴司馬法魏武續孫子兵法伍子胥兵法交將軍射法皆法也有以畧名者如黄石公三畧魏文帝兵書要畧景祐神武秘畧慶歷邇英續經武武畧熈寧經武要畧皆畧也有以要名者魏武兵書接要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皆要也有名之以鑑者李靖六陣鑑李淳風乗鑑皆鑑也有名以孫子者則又有魏武注孫子杜牧注孫子焉有名以吴子者則又有賈詡注吴子焉其他如孔衡兵林司馬彪兵記吴銑之兵家正史

李允弼之統軍廬綰秘策李德裕西南備邊録郭元振定逺安邊策劉秩止戈記皆兵法也然在用之如何耳趙括善讀父書而不能免長平之敗馬謖善論兵法而不免街亭之敗房琯學春秋車戰法而卒敗於陳濤李元平好論兵而竟辱於降敵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自顧方畧如何山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虞詡不從兵法日行二百里變孫臏減竈法而乃為之增竈張廵用兵不依古法以謂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而已是又

不專在法也惟韓淮隂得於兵法而有以致背水之勝
李衛公不廢兵法而有以成定襄之功此可謂善用兵
法者子房受書圯上老人卒以一篇為沛公謀臣其發
策建議初無一言及於太公兵法借箸之謀踞鞍之問
皆漢存亡之决秦宫數語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大業
八難之説至論武王造周之業皆武成之設施也急趣
丞相定功行封蕭畀日治齊尊賢尚功之意也四皓之
來蓋西伯善養老天下之父歸之之意也此皆在兵法

中後賢莫能察而獨高祖信用於當時此子房所以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而不知子房未嘗以兵法為言也晁錯以儒者上兵書魏相以儒者識兵畧士大夫指司馬孫子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孰有如子房善藏其用哉抑又有玫焉黃帝始置八陣法其後唐獨狐及有風后八陣圖諸葛亮造其圖於魚腹平沙壘石為八行後人皆莫能識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李靖乃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者

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員陣也
七軍加前後二軍即為九也宋置殿前馬軍步軍三帥
即中軍前後軍之别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
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焉其制葢原於此
不獨此焉在成周則有大司馬陣法在春秋時鄭則有
魚麗陣宋則有鵝陣鸛陣越有牝牡陣晉毁車為行五
乗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此又其步軍之法漢都隷之法用孫

吳六十四陣漢垓下則又有陣法史記載髙祖與諸侯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垓下大敗此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

兵器

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櫓楯干盾之屬也司弓矢

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
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使者勞者此六弓之名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太利車
戰野戰此四弩之名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
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
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之名也函人為甲犀角七
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此又甲之名也漢自郡國至於
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等

賦為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毋將隆以為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冦者得賜武庫兵其或邊兵不足則亦出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此武庫之制也以史考之公孫宏禁兵不得挾弓弩與漢置强弩將軍之號則知漢之兵器率以弩為尚也故

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匈奴以大黄射其裨將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射退單于段會宗入烏孫選兵三十弩而陳湯之圍郅支亦以戰弩是知漢以後之用兵無急於弩而亦當時之所尚也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戟匈奴之弓不能敵邪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於其意晉馬隆募勇士腰引弩三十六鈞者得三千五百人討涼州賊杜牧之言於李德裕請用宣潤弩手二

千擋澤踏　皇祐中有衝陣無敵流星弩　熈寧中神臂弓又有狼牙箭鴨嘴箭皆兵器也

軍捷

自古出師而有功者皆可攷焉漢貳師之斬大宛鄭吉之破車師傅介子之斬樓蘭馮奉世之斬莎車陳湯之斬郅支定軍師而通于闐者竇固也斬虜使於鄯善而威鎮西域者班超也呂蒙斬關羽以定荆州而其言曰羽討樊而多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以治病還建鄴

羽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杜預與諸軍議令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朔也中流擊楫而誓遂屯淮陰進克譙城至雍邱黄河以南盡為晉土桓温之入關洛也發江陵水軍自襄陽而入關中遂至霸上人民爭持牛酒迎勞謝石之破苻堅也謝玄為前鋒玄先遣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進屯壽陽臨淝

水玄等以精兵決戰堅兵奔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之至隋賀若弼韓擒虎之平陳也若弼攻京口擒虎濟采石南北並進而陳人皆遁至於唐之李靖之破頡利以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太宗以為足以滌渭水之恥者李靖也李靖之破吐谷渾也雖老尚堪一行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而降其國人者亦李靖也李勣之俘高麗也率總管兵以伐高麗部其地為都督者李勣也李勣之破薛延陀也與騎卒徑造白道而殘

卒遂奔漢北者亦李勣也李孝恭之破蕭銑也修戰艦
於江中而後勝也侯君集之平高昌率五總管之兵而
後討也阿史那社爾之俘龜茲也在於貞觀之間蘇定
方之俘百濟則在高宗之世劉仁軌則有破新羅之功
薛訥則有破吐蕃之功薛仁貴則有破突厥之功在肅
宗時安慶緒之難則有郭子儀復長安克東都在廣德
中吐蕃之難則有郭子儀收長安復京師朱泚之亂而
克復京師者李晟也劉闢之叛而遂取成都以擒闢者

高崇文也吳元濟之亂而請身督戰誓不與賊偕生卒使李愬克縛元濟者裴度也

軍旅

古者以井田制軍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而天下之軍興矣連帥比年以簡卒卒正二年以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則選擇為有時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則練習為有時任地事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

以講武事則武備無缺此兵制之所以備於周也自管仲變周兵為内政制國為二十一鄉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之制鄙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涖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之意泯矣晉作州兵魯作兵甲戰國時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淄之中七萬户不下户三男子卒固以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籍

為民兵而民力困矣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自其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而退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置材官於都國而京師則有南北軍南軍則光祿勲衛尉掌之北軍則中尉掌之其地巴蜀三河頴川則多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西北之地則多輕車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皆有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劒客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

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
將相代地吾所急委陳豨淮陽兵勁實擢灌夫歲及立
秋則嚴兵法之肄都試而不諧郡所者則必免此兵制
之得也若夫以軍擊敵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
奈何吏無告敕父母有市籍而一切征行甚者列侯封
君吏二千石有所不免得無困於征行者乎戍邊備寇
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奈何淮南之於漢汝
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而一切調發得無困於調發之

勞乎自中興之後兵旅尤弛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士大夫不閑武事至使邊將以入朝此其所以失也唐因西魏周隋府兵之制而益修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兵而兵無常聚之患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居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所以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杜禍亂之原至於器甲則出於兵衣糧則取辦於民國

無發兵之資折衝農隙教習戰法訓練不精則罪至折衝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行故李泌曰貞觀中北滅突厥延陀西取西域皆府兵也杜牧作十六衛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未始有變者此也自貞觀而後番役更代多不以時侍官之重乃先役是以張説募騎兵以為長從戍衛而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兵農既分於是有養兵之費至其甚也天寶以

後騎兵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而方鎮之兵盛矣諸道節度盡用胡人而精兵咸聚西北而天下之勢偏重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號曰禁軍而天下治亂之勢遂係於兵矣藝祖立國之初制兵二十萬京師十萬以制外變外郡十萬足以制内患而又嚴階級之法置更戍之令斬三班殿直以懲其妄訴之罪廢雄武軍以警其侵畧之擾閱武便殿以精其藝募習水戰以習其能此宋御兵之法如此也

車戰

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資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攷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矣兵之道惟車有節諸侯節制不謹遂以逐利於原隰草莽之間於是有還遝濘而止注水而止往往車戰由此

浸廢趙武靈王大變中國之法而用胡騎然六國之時亦多用車漢夏侯嬰傳破李由軍雍邱以兵車趣攻從擊章邯東河以兵車疾戰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趍攻戰此楚漢之際用車畧可見者也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至浚稽山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陣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孫吳之陣猶有革車之陣見於周禮車僕之注下及三國諸葛孔明用車戰亮之後其法不傳惟晉馬隆嘗作扁箱車以討鮮

甲而涼州以平馬隆之後又莫之用惟宋武帝以車戰得志於天下武帝之後又莫之用惟宇文泰高歡之徒又嘗畧用之唐太宗與李衛公問對辯論車甚詳而未嘗用玄宗實錄云哥舒翰為狻猊車或塞險道以遏奔衝新唐書云馬遂為狻猊車威振北方房次律用之而遂有陳濤斜之敗古者車冐以革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琯用牛焉幾何而牛不騂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琯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

敗而塗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矣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君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竊嘗誦詩見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驂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於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尚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為多而有輪有輻以為之

行有箱有較以為之安有軸有轂以為之利有矛有殳以為之建有旂有旐以為之識而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四牡騤騤旟旐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於乘馳便於射御未嘗有韈而鐙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於上輿載於下轅乘承於載馬順夫轅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

其驂服之漸習也

舟戰

周禮作舟以行水月令命舟牧覆舟太公三韜有水戰

周制兵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甸舟師未詳其制焉

春秋之時秦穆伐晉濟河焚舟是秦用舟也楚敗晉于

邲晉中軍下軍爭舟師以伐吳是晉楚之用舟也楚敗

吳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

見舟于豫章而請師於巢楚圍巢克之是吳之用舟也

越之報吳凡四萬七千人而習流定一千是越之用舟也漢地理志廬江有船官孜諸傳則潯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有船豫章零陵皆有船韓信之擊魏陳兵於臨晉而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東甌告急遣嚴助將會稽兵浮海救之中興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可見此兩漢之用舟也然歷代舟師有用之於淮者有用之於江者有用之於蜀者有用之於河者有用之於海者梁韋叡伐魏乃裝大舟以廬江水軍攻魏元

英於邵陽洲大潰魏軍此用之於淮也曹操與周瑜遇於赤壁瑜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荻柴以焚之魏兵由是大敗晉武伐吴王濬作大船連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此用之於江者也建武岑彭伐蜀公孫述絶水道以拒漢兵彭乃裝直進樓船冐突露橈皆船名數千艘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蜀兵大敗此用之於蜀者也吴蜀長江之險全藉舟楫而舟師尚用於南方晉桓温北伐勒舟師以逼許洛劉裕伐慕容

超討姚洪亦浮淮入泗自河浮渭南方之長技始用於此宋武北伐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泝渭而進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遂克長安此用之於河者也春秋時吴欲自海入齊不克而還則猶未習海道之戰吴晉爭長黄池越范蠡沿海泝淮以絶吴隋伐高麗率江淮水軍舳艫百里浮海先進唐太宗用戰艦五百艘自萊州越平壤以伐高麗蓋又用於鯨波之間矣然唐水戰之利不載於兵志按漢武帝以

樓船士二十餘萬擊粤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以習水戰亦有樓船之制唐獨不講何哉然孝恭破蕭銑以荆襄總管兼統水陸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以江漢之兵大治戰艦亦必有法矣兵志不述焉何哉宋朝建隆有數船池開寳以為講武池雍熙習水戰於水心殿祥符置神衛水軍今之所守沿江屯重兵沿淮列城屯皆得控要害而據之明之定海平江之許浦皆駐舟師通之料角平江之與江陰皆有屯戍是今守海道之説也

國家江海要害制置水軍皆習水戰戰又多造舟艦精緻堅穩夫防淮及江不足為今日道自淮及泗則汴水湮塞已久獨不可自通泰入海擣登萊髙密以揺山東平往者敵兵失利海上之捷與有力焉

馬政

成周之時設校人之官非徒具六馬之數也辨其六馬之屬凡軍事則物馬而頒之設庾人之官非徒具十二閑之數也教以阜馬佚特斂駣攻駒則其教之也為有

素矣惟其教之也為有素則用之也為適宜宣王中興此意猶有存者比物四驪閑之維則閑習為如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則其馳御者為如何中興之功或者其有得於此春秋以來秦晉交戰於韓原晉馬旋濘而止冀之北士馬之所生晉固非少於馬者而乃不能以求勝及晉楚之戰于邲楚許叔御樂田以致晉師執轡掉鞅動中程式晉莫能當其鋒用能車馳卒奔以乘晉師荆楚之地固非馬之所産而獲其用如此觀韓原之戰

則知馬不貴於徒盛觀邲之戰則知馬不可以不習漢氏之馬太僕之屬内則五令外則有西北邊有三十六苑至武帝則廐馬益四十萬矣衛霍之師發十萬騎而私從者又十四萬戰爭之餘入塞者曾不滿三萬則其馬數雖多而習於用者或少而未精歟不然自兩將出塞之後史何以言其竟以馬少不伐胡邪中興之後益務省約六廐之存者一耳三十六苑之存者流馬耳何望其教習邪益至於唐隴右三牧八坊四十八監之制

可謂養之得其地矣自張萬歲之司羣牧至於王毛仲之領閑廐可謂制之得其人矣開元之中馬至四十餘萬馬色則為羣望之如雲錦唐馬之盛莫盛於此然祿山之變馬至不能授甲雖多亦奚以為哉宋朝自咸平置羣牧司景德置羣牧使所以重其事也牧馬之盛至二十萬非徒盛也觀王明羣牧故事一書則見其生息之方訓習之制莫不咸載是葢知馬政之所先者自熙寧廢牧馬之制因而賦馬於民故其制始紊於今日東

南之馬皆取於西北此茶之所以設也互市之廢歲不下數百萬舉西路摘山之餘僅足以當歲市之費所入之綱凡百五十有一而一綱之費計為馬五十是歲致馬八千矣存者既多來者未已則何患乎馬之不多然馬之不多非所患不習深可憂此愚之所以拳拳於今日也

又論

周官牧人之職掌主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

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此馬之種爲不同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此養馬之政爲有等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此養馬之制爲有别也其他所謂馬量三物則屬之馬質掌其牧地則屬之牧師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則職

之庾人此周之馬官也若夫卿師之職曰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縣師之職曰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此皆馬之在於民者也至春秋時魯新延廐而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晡而入此馬政之尚有於古也晋惠公韓原之戰乗鄭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乗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惠公不聽戎馬還濘而止此其不合於古者也晋悼公使程

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晉有乘馬御之官宋有校正之官此掌馬之可攻者也晉有屈産之乘吳伐楚取駕之良馬也此馬名之可攻者也漢之三十六苑分布於西北二邊豢養教習擇取其良以給天子之六廐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自天子六廐以供乘輿餘悉養之邊郡武帝將有事於征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兼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廐馬有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數十萬

騎及私從馬十四萬窮追匈奴出塞者十餘萬入塞者不滿三萬故自兩府出塞之外竟以馬少久不禦敵於是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毋限以三歲而歸息什一以除告緡之令然終不能補車騎之乏上乃籍吏民馬而課息及於天下矣夫漢之馬政自其分牧於邊苑而蓄養之地得其宜寄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迫至於籍取吏民馬以補車騎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端非惟民擾且不足為軍用也至於後漢馬政始廢舊有六

廐而中興省約之後止存一廐舊有三十六苑而中興
省約之後止有漢陽流馬一苑則與西漢大不同矣唐
初得突厥馬二千足及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
右監牧之制遂始於此其官領於太僕初用張萬歲領
郡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四十餘萬置八坊於
岐豳涇寧之間募民耕八坊之田以給芻稼八坊之馬
為四十八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可見馬之盛也自
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王毛仲領内外閑廐使稍

復舊始二十四萬至十三萬乃四十三萬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戰馬最盛故范祖禹唐鑑曰唐之園馬惟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曰此任職之專也傳曰兾之北土為馬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陲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必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宋初歲遣市馬於邊自是閑廐始充太

宗平太原之後得汾晉燕薊之馬分置諸州咸平三年置羣牧司總以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廵行諸監景德中羣牧司判官王明上羣牧故事六卷採摭舊聞次其類例上曰上古下暨皇家生息之耗登蓄孳之訓至於九龍十驥之名稱東門西門之骨法無不具焉亦可見其盡心於職矣雖然自穆王廵狩而八駿之名顯曰赤驥曰渠黄曰騂騮曰騄耳之類在李觀則有序在白居易則有歌此其名之彰彰者也曰專兵曰路軨

曰騎馬曰駿馬武帝又改門曰銅馬此漢太僕四令丞之名也曰龍馬曰閑駒曰槖泉曰騊駼曰承華此漢太僕五監之名也曰未央曰承華曰騊駼曰騎馬曰路軨曰天廄此漢六廄之名也曰汗血曰天馬曰渥洼曰余吾此武帝所得於西域之名也曰飛黄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駃騠曰天苑此唐左右六閑之名也曰祥麟曰鳳苑此唐二廄之名也曰保樂曰甘露曰南晉曰北晉曰岐陽曰太平曰宜祿曰定足此唐八坊之名也曰

騰霜曰皎雪曰凝露曰決波曰飛霞曰發電曰流金曰祥麟曰奔蛇此貞觀間骨利幹十驥之名也憲宗伐蔡市馬於河西故有龍波監之名穆宗牧馬於銀州故有銀州監之名此皆不可不知也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六月之詩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馭夷狄

昆夷玁狁之患外既有以示薄伐之威而采薇之戍役

内又有以嚴守禦之備一月三捷無非所謂征伐也漢
言還歸則終於仁愛而已矣葢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
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此聖人待夷狄之常法也宣王
中興南征北伐人知其攘夷却狄而不知玁狁期於薄
伐猶文武之策荆蠻至於來威宣王曷嘗拒其來哉修
車馬備器械要亦盡其在我者耳豈非夷狄之上策乎

恢復

東漢之初羣盜竊據而天下之勢遂紛紛而不可禁㢠

崇摽掠於青徐赤眉擅竊於三輔王郎之徒復盤錯於
邯鄲幽冀之間當是之時漢之遺緒葢凜凜乎可懼矣
惟光武屹然自奮於南陽宛葉之中獨能恢復先漢之
舊力倡大義以動漢民謳吟之思故尋邑之師震讋退
縮而不敢亢雖以百萬之衆特剪除於昆陽一戰之頃
而天下之勢自是而立其後北徙渡河而豪傑之士至
杖策而歸附出師西陝而三輔之民至攜負以相屬河
西奉命不勞寸兵而隴蜀之役皆次第而告平此豈特

其廟謀雄斷要之以寡而擊衆正以其義在人心不可禦也方吳氏以曹操不正而自立於江東則所與為仇者實操也為吳之計者要力主大義正名討賊以共扶漢業於傾覆之餘則芍陂之地操必不敢入淮而為屯田之計也濡須之地操必不敢渡兵而為臨江之計也龍舒之地操必不大開稻田而為逼吳之謀也奈何孫權立國之初僅為保守江東之計而無復規恢中土之畧故合肥之役一為張遼困敗之後遂斂衽而不敢與

之爭顧反委質於魏而務為自全之計雖周瑜魯肅呂
蒙陸遜之徒相為策畫不過為吳計耳故赤壁之戰在
公瑾雖知操為漢賊而卒不能為漢以討賊此吳之所
以失也不然吳豈特自全於江東而已哉東晉自劉石
之難而自立於江左則所與為仇者實在劉石也為晉
之計正當出於救難自誓復仇以明不共戴天之義則
祖逖進兵必不肯牽掣而使之自沮也周嵩復仇之請
必不肯擯斥而使之不遂也五胡亂華之禍必不肯迭

起於中夏而不知止也奈何元帝立國之初止爲植立江左之規而無復恢復中華之意故刻日北征旋即返斾而遂歸罪於漕運之臣加以王導畏法不能酬其克復神州之語故晉之規模遂止於守而不能以進雖庾亮庾翼褚裒殷浩之徒間嘗出師而終無補於晉耳淝水之勝亦出於謝安保淮之計而不能乘其進取之幾此晉之所以失也不然晉豈特茍安於江左而已哉劉宋之北伐雖嘗有功而終不能以成其功蕭梁之北伐

雖嘗得地而不能守其地方劉裕以來滅南燕取後秦席卷關輔之險固已有混一區宇之勢矣然其心之所向已不能擀於夏連勃勃之言則其義已不直於人心加以文帝之志惟在河南而無復幽兾之畧故到彦之統師舟師徑取河洛司兖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嘗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關輔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至魏人瓜步之師徒追咎於檀道濟之不存而不知其所失者盡在我也梁自蕭衍之初義陽之

師鍾離之圍固以不振而漢中劒閣之險皆相隨而盡入於魏正宜奮張英武大正討虜之策以強中國之勢帝也志意凋落而無規恢之謀故蕭宏之師雖大舉以伐魏然不能因梁城之捷以成深入之功卒以懦怯而自退韋叡之才雖屢出以勝魏然不能因魏師之既退以復三關之地卒因詔命而論罷兵其後與魏通和而夷夏之辨混然無別此所以為梁之失也

屯田

屯田之法在漢文帝時則有北邊屯田之言在武帝時則有西域屯田之策在昭帝則有隴右屯田之法在元帝則有南邊屯田之議至於李絳請開營田省度支漕運李泌欲以屯田易府兵之法端拱中何承矩屯於河北而募耕隙地障水為隄以遏寇衝之奔軼敵窺麟州為河東患龐公請募耕麟州者復租稅十五年元昊擾邊范文正公上屯田之策以謂沿邊兵寨可置屯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皆屯田之策也以史考之漢自張騫

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而輪臺渠犂皆有關卒至宣帝鄭吉田渠犂以積穀遂破車師此屯田於西域者也趙充國擊先零謂擊虜以殄滅為期遂上奏願罷騎兵屯田陳十二利此屯田於金城西羌者也建安中劉馥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而公私有積鄧艾自鍾離而南積石以西五里而置一營淮南皆相連接自壽春而至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軍興則汎舟而下達於

江淮資有餘而無水害此屯田於淮者也羊祜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患祜乃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方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此屯田於襄陽者也晉元帝時應詹上表曰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此屯田於江西者也魏氏經營四方棗祗建置屯田募百姓屯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

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倉庫皆滿郭子儀以河中軍食之乃自耕百畒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此屯田河中者也唐李瀚有嘉興屯田紀績頌此又屯田於嘉興者也雖然有民屯有兵屯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犁趙充國既罷騎兵所留蓋弛刑應募及淮南汝陽步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三或屬司農或隸苑内或分請州軍鎮

或以御史莅輸或有警則以兵千人助穫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屯官助功則賦其等為上下不特此也漢張掖之屯臨羗之屯許下之屯陳蔡之屯鄧艾屯以兵也東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籍州郡戸十之一以為屯田唐李絳請營田於振武王起營田於靈武文宗時商侑以流民營田於義昌屯以民也然屯田之法非内外得人則不可行趙充國議屯田魏相實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實主之此内得人以

贊其議者也婁師德屯田豊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諸葛亮屯田渭濵使兵雜於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此外得人以督其耕者也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一

宋 章如愚 編

民門

風俗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齊七政以防民自五家之比至於五州之鄉使之相保相受而又以本俗六安萬民聯兄弟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以同其義先王尚以謂民之

觀聽志慮不可不一而上之好惡不可不示也故大司徒以五禮六樂教民而在上無異教掌道王之德意志慮而在上無異政合萬民以通其財以同其量度而在下無異尚除其怨惡同其好惡而在下無異情而訓萬民又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是以人無異心而天下如一家則其風俗可謂同矣自秦以來貴變詐而務峻刻使風俗薄惡人物貿頑德色誶語之風歷數十年而不改天下之風俗

嘗趨於薄矣西漢高祖之興改制易俗而蕭曹又以寬
厚清凈為天下先孝文復恭儉道德於其上而萬石君
東陽侯張廷尉相與崇長者之風黜儉利之習河南守
吳公蜀守文公皆謹身率先以移河南巴蜀之俗日歸
於厚自武帝以來好大喜功而吾丘壽王嚴安朱買臣
之徒皆以辯說侍左右而張騫輩又大言無當自詭而
天下之風俗嘗侈於虛矣孝宣中興總核名實吏上計
簿預為欺謾以避其課者必使御史按察其非實用法

或恃巧心增辭飾非者則詔二千石察而勿用是以文學法理之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於是天下之風俗復歸於實魏晉以來稍慕通達天下賤守節而貴清虛竹林之遊輕滅禮法士大夫爭慕效之而王衍之流又得以浮誕為美弛業廢職而天下之風俗又趨於浮矣歷江左數百餘年而猶有存者蓋至於唐太宗約己治人開文學館以崇儒重道而房玄齡收采人物杜如晦參謀軍事戴胄之執法必歸於是魏徵之諫諍必糾其非刑罰之言

黜而不用而仁義之說堅守力行是以官有常職田有常
産家給人足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貞觀之時不三四年而遂
致太平外户不閉行旅不賫糧斷獄之數歲止二十九於是天
下風俗復歸於醇也宋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至於天聖明
道之間百姓皆自衣食以樂其生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
幼稚什伯為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為其
上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世無以異於漢文景之盛
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者益於是與世相忘矣故蘇公軾有曰

生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家者且多於府庫則民俗為可知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敢諫為忠則士大夫之風俗為可知矣至上書闕下則曰仁祖德澤在人風俗知義社稷久安終必賴之

井田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口分世業籍田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逺於周其法始大備鄉遂之閒井收有法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從之有溝洫橫之有畛澮大司徒之造都鄙

辨其不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中地
下地之等其受田則由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
等則由上農夫而辨之至下農夫疆里有常度分晝有
常數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地至商鞅遂廢井田
開阡陌收功一時而後世不勝其弊其後不可之制起
於趙過一畝三畝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亡
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卒於官儒教民於邊郡此代田
之制而漢武行之也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

為家京城宜不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於丁男丁女皆有降差此限田之制而晉武行之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止二十畝戶絶者以為公田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付此李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永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人十五皆有營業又令男子十八而受田六十而免役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之於清河之時也後周伯政之初置司均之官掌田里之政視戶口之衆寡而

有五畆四畆三畆之宅有家者畆百四十有丁者止百畆是之謂同均至貞觀之時則有口分出業唐授田之制有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畆為口分二十畆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畆百畆為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寛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凡授田者嵗輸粟稻謂之租輸絹綾謂之調用人之力嵗二十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唐

制之大畧也周世宗嘗夜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此亦有志於古也雖然又有籍田之禮焉仁宗皇帝明道二年二月十有一日帥羣臣耕於朝陽門千畒之甸禮也先時一日備祝號太史侍祇命大臣虔告於皇天上帝宿乾元殿及日至乘耕根車盛服而出僕臣以象輅載耒耜陳於仗前遂即於壇壇高九尺其陛有四各四十步堊之以青二壝寬博取容御耕之

位天子三推禮儀使張士遜以禮畢奏天顏穆然夔夔祗肅計耦耕事訖十一跬而止既復大次則百僚師師稱慶在所歡座端冕駕言旋歸翌日執爵太極殿公卿羣有司咸在勞酒已而肆大賚於天下命士遜秉筆記之四方萬里獲覩二帝三王之盛天地神祇亦罔不懌其累洽之閎休無窮之偉觀不可尚矣粤自周宣之後弃禮而不能行逮於漢文綿蕞紹復武昭繼承厥有鉅定筭田上林之事晉泰始躬耕潘岳作賦貞觀籍田文

本頌之自晉至唐亦皆循之直美觀而已惟太宗皇帝始躬耕之匪我仁祖乃罔攸聞嗚呼盛哉

井田

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上地中地下地者地利也於遂言田萊者地力也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畮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春秋楚蔿掩書土

田之事井衍牧沃隰臯大率二牧而當一井漢趙過教
民治田一晦三甽歲易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
意同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
次以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盖
合禹貢之田上地至下下凡九等爲掩別楚地自上田
以至衍沃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孟
子王制舉上中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耳
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春秋傳曰少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溝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遂方十里為成成間

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鄭康成以小司徒為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畿内用夏貢邦國用商助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

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之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秋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自是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矣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

溝兼溝塗而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閒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閒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閒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閒有洫也同閒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閒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春秋蔿掩為政井衍沃牧而司徒井牧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

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水利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盡力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

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雍氏溝瀆澮池之禁稻人掌稼下地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先王之時通九州陂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無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田而河内之民以富漢嚴熊穿洛以為隴首渠而井渠之生自此始番

係穿渠引汾穀從渭上而底柱之險可毋復漕召信臣於南陽造鉗盧陂用廣灌溉後漢杜詩復修其業顯宗王景按山海經河渠書而使修汴渠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為漕而百姓得其利魏賈逵之為豫州也通運渠二百餘所故謂之賈侯渠鄭渾之為沛郡也興陂碣開稻田歲增租入故謂之鄭陂渠云宋開寶中以閼河為惠民河自新鄭蔡水合貫京師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以五丈河為廣濟河自都城歷漕濟以及於鄆此河洛

之水利也鄭國鑿涇水以溉田於是關中為沃野秦以
富强名曰鄭國渠倪寛為左内史穿六輔渠以溉鄭國
髙卬之田故名曰六輔渠白公引涇水以注渭溉田四
千餘頃因名曰白渠鄭當時引渭穿渠漕關東粟而渠
下之民頗得以溉故謂之鄭當時漕渠班孟堅賦西都
首陳源灌溉之利而盛稱鄭白渠之沃此關中之水利
也鄧艾自陳潁以東至於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汎
舟而下於江淮資食遂有儲而無水害唐杜亞之在淮

南揚州二十四陂輙復湮塞亟乃浚蜀岡渠疏受敬陂起隄貫城以貫大舟李吉父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而漕流遂通築富人固本二塘而溉田萬頃漢王景修叔孫敖之芍陂而境内豐治劉義欣引芍陂之舊水而由是豐稔李襲引雷陂水以溉田而百姓獲其利此皆淮之水利也韋丹為江西觀察築隄捍江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唐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為

第一周墀對曰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乃詔刻功於碑此江之水利也馬臻之鑑湖則見於會稽孟簡之孟瀆則見於常州張闢之新豐塘則見於晉陵此皆浙之水利也李冰之金離堆則見於蜀者也趙昌之作常稔塘則見於泉之晉江者也蓟之漁陽則有平虜津傍海穿渠以避海難姜師度傳云師度之刺史易州也並海鑿渠以通餉路此海之水利也故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

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時而作河渠書漢都水之職屬之水衡郡國都水長丞則領於司農外是則有所謂渭水司空有所謂池監有所謂河隄使者有所謂陂官湖官浦官雲夢官通水之渠非一所領水之官非一人則亦異乎後世文具之政多矣

舜戒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商飭諸侯歲事來辟亦曰稼穡匪解先王之治天下未始不以農為先故井田之法至周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從之有溝洫橫之有畎澮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中地下地之有等其受田則由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上農夫而辨之至於下農夫修其稼政簡其稼器治其稼穡勸其耕耨器不足則有合耦之

法力不足則有移用之法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先王務農之法如此秦任商鞅以政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富於是誘三晉之人使之力耕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少多井田之制自此遂壞漢武帝時仲舒請限民名田以塞兼并而卒不果行其後趙過代田之策一畆三甽歲代其處至於師丹限田之議欲使民無過至三十頃丁傅用事而其議遂格至晉石苞乃有限田之法而晉武帝行之若均田之法出於李

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永業之制如此齊孝成之制而行於清河之時也後周之初置司均之官掌田里之政唐貞觀時則有口分世業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者為寛鄉田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凡徙鄉則自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寛鄉者併賣口分歲輸粟稻謂之租輸綾絹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以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唐制之大畧也明道三年仁宗嘗躬

耕於朝陽門以勸天下計耦耕事訖十一跬而止上言謂天下田疇半為形勢所占者於是又定限田之法

荒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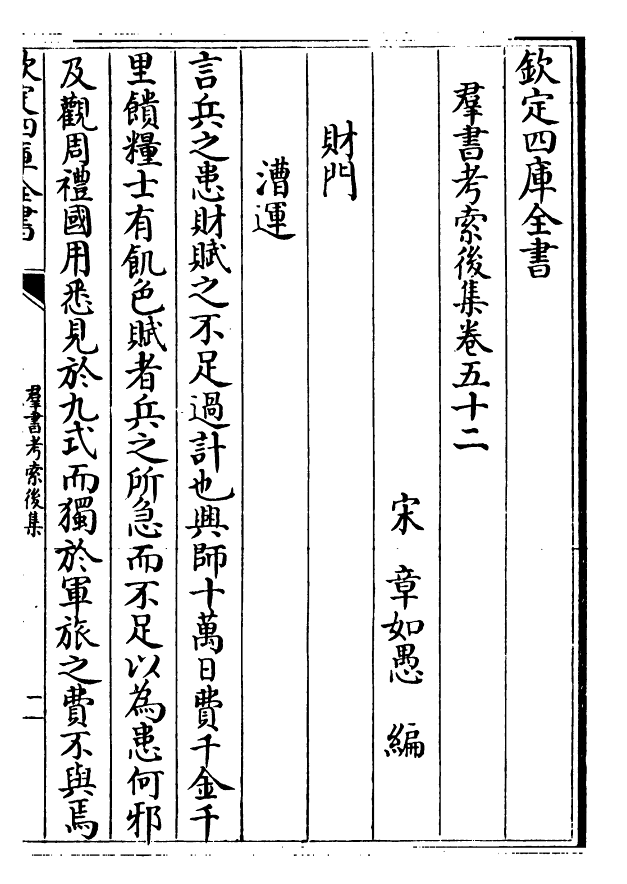
周之盛時頌詩以告太平而豐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竊意當時天人叶應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慮不勤於荒政也然周官一書作於太平極盛之時而乃拳拳於荒政之目官聯分列申命惟謹是故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司徒職之巡國及野以賙萬民之艱阨則

鄉師掌之以至遺人之掌委積廩人之移民就粟曾不敢緩夫以有年之時而先為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而非茍安於目前者所可及也春秋以來秦飢乞糴於晉魯飢乞糴於齊歲不登則使者轍環於鄰國平時之所備者何在哉魏李悝制平糴之法漢耿壽昌立常平之制隋長孫平獻義倉之畫皆公斂散之權以為凶荒之備三代而下之良法也今日之論荒政固將為異時之備而非求為目前之計也則愚敢以是二者為預備

之策宋朝開基之初藝祖首復義倉於五代廢弛之餘太宗繼復常平於淳化之後以至因豐稔以廣糴置之近倉且以常參官典領焉則又太宗之制也聖王立法有加無已廣惠之有倉廣濟之有倉此又慶歷嘉祐之法也是以蓄積有素而凶年之不告豈非有先備之具乎雖然今日為荒凶之備固無以異於祖宗之時義倉之目常平之額遍州縣而有之而和糴之法且命戒臣僚廣糴以欲其有餘所入之數不知其幾千百石也夫

以國家為荒政之備亦既詳矣而斯民一遇水旱之變乃嗷然有不給之憂何哉豈非儲蓄之雖衆而賙給之實或寡士大夫未能仰承上意之過歟明道中遣使賑卹江淮而范仲淹實當其選所至賑之絶而不遺寶元中遣使賑卹蜀道而韓琦實預其行故斯時不見其不足吁必得若人者而用之則實惠足以及民而荒政非所慮矣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二

宋　章如愚　編

財門

漕運

言兵之患財賦之不足過計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賦者兵之所急而不足以為患何邪及觀周禮國用悉見於九式而獨於軍旅之費不與焉

當是時兵農不分而國無養兵之費司馬所掌而軍政屬焉而又設六軍之衆軍賦所出卒因井田之制自地方一里而為井而至於成方十里自成十為終而至於同方百里自同十為封而至於畿方千里截然有序於是而有稅有賦而兵食所仰以是蓋先王之時自都達境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

東苑定四年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苑之備達於衛境天下之富藏亦可見矣春秋之世猶有存者齊桓之師陳鄭欲供資糧屝屨僖四年晉文城濮之役館穀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資糧轉送者耶秦人貪於聚斂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賈山雖瀕海之粟亦致京師伍被傳丁男力耕不足糧餉滎陽又置敖倉亦聚遠方之粟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二石先王之制蕩然矣漢因秦敖倉之舊歲漕關東

粟以給京師自是而後漸致其獘淮南地遠或數千里遥屬於漢而吏卒遥役往長安道中衣裝悉自備吴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從軍者皆貸子錢以自餉西南夷役負擔餽餉費千金鍾致一石而戰士之禄塞卒之糧班班見於信史食貨志與霍去病傳按大司農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寡取相給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移郡國之財以給邊費自為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

以相望於秦漢而下也故耿壽昌在宣帝請糴三輔弘農等郡穀以給京師而省關東漕卒亦可見也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嘗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江淮漕米至於東都陸運至陝其費不貲開元中裴耀卿請罷陜陸運而置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轉粟於倉而去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栢厓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次轉運故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錢三十萬緡代宗廣德中劉晏專領轉輸晏為歇艎又江船二千艘自揚州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運百一十萬石

常平義倉

成周養民之法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頒振荒卹災具

載禮典古先聖人法制豫防俾歲雖凶而常豐民雖貧
而常足者罔不由此唐自太宗立口分田以制民之産
設租庸調以歛民之財市無濫征田無横賦民生其時
既富既庶而帝心猶惟恵民之務是講是求貞觀三年
戴胄言隋固有社倉儲民所輸以備一歲民免饑饉時
號良法今聖仁在御約已便民無復遺利社倉之制尚
未及舉臣愚謂可倣隋舊法立義倉以廣儲蓄乃自王
公以下爰及衆庶計墾田之數畆税二升粟麥秔稻隨

地所宜鄉之寛狹田之登耗悉為定制商賈無田者以
户為九等自石至斗其數有差貯之州縣以備歉歲於
是四海之廣廪庾相望隨致斗米三錢之效言唐治者
以太宗為首義倉之立不為無助也厥後明皇開元踵
而行之申賑給之法嚴變易之禁致治之美相與比隆
彼漢之文景太倉有紅腐之粟百姓有家給之效顯宗
永平粟直止三十立常滿倉於京師可謂盛矣乃不能
設斂散之法以垂無窮回視太宗之制一何異歟柳宗

元作貞符鋪張有唐受命之懿有曰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浸人似有年端不誣已其後洛相幽并秦蒲等州各有儲蓄有九年五年之制又自別為常平倉至肅宗時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趙贊請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皆常平之事也

宋義倉始於建隆而復備於慶歷常平立於淳化而廣於景德

蓄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自鄉里而至於關市自野鄙而至於都縣莫不皆有委積倉人則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如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蒐之備達於衛境天下之藏亦可見矣秦人盡斂天下之財賦負海之粟歸於京師男子力耕不足糧饟西漢之興高帝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藏於是省法約

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恭儉節用勸課農田故賈誼有論蓄積之疏以為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於是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有廣蓄積之策以為明主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於是募天下入粟縣官以拜爵除罪是以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故末

年海内虚耗而趙過代田之策始事務本用力少而得
穀多宣帝時耿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省漕運唐太宗時
備凶荒則有社倉從戴胄之議則又置義倉其後又置
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故貞觀間斗米三錢行旅
不賫糧開元之際海内富貴米斗之價不過十三末年
用不知節錢穀之臣始事朘削漁陽之變民物癈耗天
下蕭然藝祖建隆之初命朝臣以掌倉廪淳化之時又
置常平倉河東之地立和糴之法真宗咸平之間則恵

民又有倉矣仁宗嘉祐之間則廣惠又有倉矣

鹽鐵酒茶

鹽鐵酒茶皆起於漢唐兵興之時而皆足以裕國昔猗頓於盬池煑盬與王者埒富而蜀之卓氏即鐵山鼓鑄而富至童八百人自鄭當時薦齊之大鬻盬與南陽之大冶而鹽鐵悉在官郡國置鹽官者三十九鴈門沃陽有長丞焉置鐵官者五十一而不出鐵者有小鐵官焉天下之私煑鐵器者有刑故董仲舒曰今鹽鐵之利二

十倍於古元始之間賢良文學議罷鹽鐵而桑大夫力爭之惟恐國用之不足此漢鹽鐵之大畧也唐之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第五琦初變鹽法盡榷天下鹽斗加其價自兵起後不足供費劉晏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擾惟出鹽鄉因舊吏亭户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之始至也鹽鐵歲纔二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

鹽利居半至於李巽繼之三倍晏時此唐鹽之大略也

酒之榷也始於漢自武帝天漢三年始漢榷酒而唐初無酒禁肅宗時禁酤酒元和間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凡百五十萬餘緡茶之稅也始於唐自趙賛在德宗時稅天下茶張滂繼之自是歲得四十萬穆宗時王播乃增天下茶稅

和糴

開元中西北邉數十州常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

始用和糴之策有彭梁者請行糴法於關中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貞元初吐蕃刼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漢中德宗興元初詔所在和糴上入趙充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和糴而實强取不識一錢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稔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促督限有稽違則

廹蹙鞭撻甚於賦税號為和糴其實害民貞元八年陸
贄上書請令戸部以二十萬付京兆令尹令糴米以補
渭橋之闕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百餘萬付邊鎮吏糴
十萬人一年之糧自是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
浸充仁宗時韓琦論和糴之弊曰若非高於市糴何人
肯糴於官力請增價　太祖建隆元年河北豐稔命使
添價散糴以惠貧民　太宗淳化二年京畿大穰遣使
增價以糴貯於近倉

財用

九賦之斂財賄九式之節財用則冢宰掌之頒其貨於受財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太府掌之職内以掌邦之賦入職賦以掌邦之賦出職幣則又振掌事者之餘財而上之用財用則必攷于司會此成周之所以無乏用也秦人盡斂天下財雖負海之粟亦歸之京師賈山所謂千八百國之君自養者也漢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

沐邑皆各為奉養不領天子之經費孝文用晁錯之策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孝景二十税一其後復修賣爵令及徒復作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至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至陳腐而不可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而筭舟車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行均輸矣榷鹽酒酤矣日用宜滋益矣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禄何

直若是凛凛也葢漢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内多欲而外事兵役徒見其取諸民之未病也則重賦歛而不拯卹曽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頼以扶持而海内虚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唐之始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葢其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明皇初至於開元國用猶足天寳以來外奉軍兵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代宗

時劉晏用榷鹽法以充軍國之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用漕運法以轉相給受每歲運鹽或至百餘萬斛排商賈以制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德宗用楊炎因租庸調法壞遂作稅法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法其後朱泚之反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陳京請借富商賈錢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趙贊請稅緡錢除陌錢已而又有析細曰進奉曰宣索曰和市此大

歷之數再倍矣故陸贄上疏言兩稅新制竭耗編甿以錢為賦其害尤甚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歛有日進又有月進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邊使三曰留州及用皇甫鎛由是益刻剝矣　宋制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也一歸三司總塩鐵度支戸部計省使其所掌之財勘磨財賦則悉置磨勘司造作軍器則歸

之胥案水土之正則隷之修造河防之役則歸之河渠案且國家工役之費無出於三事其所用為耗蠧之大者必欲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

稅賦

古者冢宰以九賦斂財用自邦中之賦而至於幣餘之賦取之為有度太府以式法受財用自關市之賦以待膳服至於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用之為有節載師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則取於田者不至於過壓人

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則取之於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頭會箕斂之法盡括天下之財賦而民不能以聊生漢興田租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賜其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年租則其賦為甚薄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亦出賦錢百二十民生七歲至十四出口錢賦又戍邊則曰更賦則其賦為有利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租稅關無用傳弛山澤之賦惟市肆之租不聞

蠲減之詔往往以抑末之故也武帝之時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酤則有榷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田租則領於司農渠田則入於少府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則有水衡掌焉海租則歸之海丞魚鹽則歸之魚官用度疑若有餘也然貫朽紅腐之效不復見於武帝之世而大農錢盡賦稅耗竭文帝之時有是乎方唐之初授田百畝歲輸粟稻謂之租此所謂稅也丁則歲歲輸綾絹絁布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

十日不役則收其庸此所謂賦也自貞觀至開元未嘗有所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歲四十萬緡至末年則六百餘萬德宗始用趙賛榷茶張滂繼之茶利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歛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為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耗竭編氓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於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

如筭除陌如日進如月進方且源源而未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用不至於乏天寶以後取之加多益以不足也昔歐陽文忠公作唐食貨志始叙租庸調之制謂其始也用之有節畜兵以宿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禄此所以善也其後兵冗官濫而用度之數復不節此所以弊也　宋乾德之初諸州民田有荒甚者即蠲其租不待奏　太平興國之間津渡鏁税有仍五代之舊者一切罷去天聖中兩税之外不

許發運如稅茶鹽課虧則不使三司增額

漢世祖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酵則有榷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準之利國賦筭缺 賦與夫免更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則田租領於司農矣而渠田入於少府陵田入於太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之

於司農最後又分於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
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
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以供宗
廟嘗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之關都尉贖
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
則舟車緡錢酒榷均輸平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
及改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為私
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則治庫兵車馬而又取口

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酎金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以供軍與至於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焉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目畧可覩矣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賦除田租關無用傳弛山澤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正欲抑末趨本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郡國置

農官矣行均輸榷鹽酒酤矣財用宜益滋也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與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禄何直若是凛凛也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猶知本末至如後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織致粟帛布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内多欲而外事兵役彼徒見其取諸民之末病也則重賦歛而不卹曽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頼以扶持而海

内虚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自其兵役之興而轉移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斡鹽鐵置均輸筭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賣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遷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酎金也而列侯困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為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今

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役者出平價令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盖時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即用其民即發其粟即調其車馬器械是故雖有災變而莫為之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户籍久而不更造田畆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兵興

財用益出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不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居者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寛而朱滔王武俊田悦合從而叛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淮南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趙賛閱商賈之錢舟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其後請稅間架筭除陌及朱泚平

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税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自初兩税貨重錢輕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貨物須諸司皆增本價爲虚估以給之而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名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厯之數再倍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言兩税新制竭耗編甿以錢爲賦其害尤甚然徳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歛常奉之外進奉不息西川

節度韋臯則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則有月進淮南節度杜亞等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其外又有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嚴授始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皇甫鎛遂由是益刻剥穆宗時錢重物輕比兩税初大率加三倍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獘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古

者榷之於上今縻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廢工昔行之於中夏今洩之於邊裔今宜悉輸之以布帛穀粟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云嘗歷攷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貞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盐利四十萬緡至季

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榷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之楊炎始取軍輿以來非法賦斂如急備如健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竭耗編甿日月滋甚則賦斂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乏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竊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舊制立府

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為兵無事則隐之於農則有為兵之利而無當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説之議變府兵為廣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餽餉之費此其取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當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為重當時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非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税則甚輕如高帝十五

税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令年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税一其待農者既厚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桑洪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内虚耗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為甚苛而漢家二十税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于唐租庸調亦良法也柰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遽

變為兩稅使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蠧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也

唐賦税鹽茶酒錢楮坑冶銅禁

宋朝生財之法多因於唐今日乏財之患乃甚於唐愚嘗讀唐食貨志而竊疑之昔歐陽公作唐書諸志而其於食貨尤詳曰賦税曰茶鹽曰榷酤曰銅錢曰飛錢曰坑冶曰銅禁皆次第而歷言其本末是非特為唐設也

所以見我朝之源流相因如此也自今觀之租庸調之後易以兩稅是時唐都長安常入東南之粟以給關中肅代之世兩河用兵費用百出當時大半之用出於東南是唐之賦稅不見其不足唐之鹽利皆隸度支自第五琦始變鹽法而權天下之鹽及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縱商人之所之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是唐之鹽法不見其不足茶之有稅始於趙贊張滂繼之歲得錢四十萬其後王涯置

榷茶使而榷茶之法始於此矣是茶之在唐未嘗乏也
唐初雖無酒禁自廣德中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其後
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凡天下酤酒錢百五十六
萬是酒之在唐未嘗乏也劉晏易江淮鹽炭以廣鑄錢
歲得十餘萬韓洎請復洺源廢監而起十爐歲得錢七
萬餘緡是鑄錢之利又盛於唐唐自憲宗止有飛錢之
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於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劵
乃取號為飛錢是楮幣之端又原於唐唐之銀銅鐵錫

一百六十餘萬韓洄建議請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隷於鹽鐵使是坑冶之利在唐為盛貞元之初張滂奏江淮鑄銅為器文宗時李珏請禁銅器一切市之於官是禁銅之法在唐為嚴今日之賦稅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和買又有所謂折帛而大農常患於或損今日之鹽法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舊鈔又有所謂新錢而鹽課常患其或虧今日之茶法豈非因於唐乎長引短引歳有定數而州縣征商常不及額今日之酒酤豈非

因於唐乎戶部之犒賞不聞羸餘州縣之贍軍不聞溢數錢之在今也有邊關漏泄之弊有銷鼓鑄之弊雖嚴其禁而錢愈不見其多楮之在今也有兌易折閱之弊有偽造換易之弊雖嚴其法而諸弊不見其重坑冶之利非不置使以專掌而採於山者有限而生於地者易窮銅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嚴禁而今日稍稍知懼數月之後浸以如故何乃用唐之法而終不能以如唐歟豈古今之異宜而事勢之不相類歟豈法制之未

備而不能窮其利歟又豈非謀議之臣尚有餘智而未能以悉計歟非也葢唐劉晏李巽韓洄之徒或爲户部或為度支或為轉運或為鹽鐵皆能通知其財貨之本末而後隨其盈虛損益之勢斟酌而斡旋之故能使利源不竭而國頼其用今之尚書版曹所以總財貨之權其次則有司農有常平有轉運坑冶往往朝而處之暮而易之未有能通知其本末之所在者雖知其賦税之當減者也茶塩之當去也推酤之當罷也鑄錢之當多也

楮幣之當重也坑冶之不可以不盈也銅器之不可以不禁也大抵隨事而議隨弊而救而不深明其所以然之故此其患在於士大夫以財賦之職為假途也天下之事皆易知惟財計之弊非深明其利害則未易論也況利源之在天下本末常竭而今日東南之地又自古財用之區曩時之國於此者玉帛之餘波及他國封於此者銅鹽之利偏於天下或獨倚辦偏方以成鼎峙之勢或專領江淮以當租稅之半而國家全盛之時備禦西

戎北狄宿兵方饒使無缺事亦皆仰給於東南安有曩時皆然而今獨不然耶執事試以愚言思之財用之乏非所憂也

錢

錢法自九府圜法始而鼓鑄之官於周典無所可攷景王鑄大錢之日尚未聞有禁令而秦漢之間始聞其說意是法之立其自秦始乎漢之錢法凡九變自初變秦錢而用莢錢高后變為八銖變而為五分即莢錢之制

也已變為四銖其文半兩而重不稱然自文景皆用其法迄無變更而建元元年始輕之為三銖焉自此錢法蓋多變矣或為半兩或為三銖或為五銖然自五銖行後民多盜鑄乃始鑄赤仄錢以一當五後患民之盜鑄乃更令上林三官鑄錢而錢法始定夫錢禁之嚴亦自漢始凡盜鑄者棄市而鄰五家坐之闌出徼外亦棄沒入文帝最為仁民之主至雜錢罪黥之刑乃創見於此時賈生曰鑄銅錫為錢敢雜以他巧者其罪黥武帝之

世乃復定鑄錢棄市之律及赤仄錢不行之後卒始思其弊令郡國毋得鑄錢舉郡國之銅悉輸之上林三官銅不布於郡國而盜鑄始息五銖之錢得以久行者銅禁之功也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葉裁皮糊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關民間行淺環錢其制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而重一兩得輕重小大之中至開元二十五年詔出銅所置監鑄開元通寶而京師庫藏皆滿自秦漢以來錢弊

不知其幾變如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漢之八銖梁之兩柱後周之曰五行曰大布曰永通萬國唐之乾元及第五琦之重輪乹元此皆失之太重者也漢之榆莢後魏之曰水浮曰風飄曰鵝眼宋之曰綖環曰莱子曰荇葉曰吳之沈郎錢此皆又失之太輕者也惟漢之五銖與唐之開元最為折衷今以唐攷之韓洄在德宗時請復洛源廢監而起十爐歳七萬二千緡劉晏易江淮銅鉛薪炭以廣鑄錢歳得十餘萬緡此廣鑄之説也自是而

錢日増故楊於陵在穆宗時曰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而費工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正謂此也貞元初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錢而已文帝時李珏請加鑪鑄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及武帝廢浮屠法李郁彦請毁銅像鐘磬而州縣銅益多此禁銅之法也故劉秩曰銅之爲器則不如鐵鐵之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禁於人則銅無用銅無所用則益錢益錢則錢之用給矣正謂此也

楮

楮幣之法萌於漢代皮幣武帝以公上之用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為皮幣或為馬或為龍或為龜各有其直而不紊國用頼以少舒至於唐又有飛錢之制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趍四方合劵乃取號為飛錢即楮所由起也真宗時張忠定公詠鎮蜀以鐵錢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始於祥符仁宗時冦瑊以蜀人交子起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置務可以

利民而止其爭蜀人至今為便　紹興之三十二年都茶場始置務乾道之四年而會子始行用時兩界雜沓二千萬緡而止逮淳熙甲午而行之為四千一百二十萬緡考其初用於乾道之四年而已閣折閱於乾道之九年外路之鮮發民間之輸納官吏之廩給並以錢會中半為令則九年之措置也封樁之現錢為樁計者五百三萬有奇而江上之積亦多南庫以金銀收換會子凡四百餘萬而行於外者纔二百萬故淮東西南總乞

以金銀兑換則會價髙而金銀低錢良臣申乞民間入納則現錢多而會子少故孝宗於量行支降之時未甞不存詳細究講之意豈有去七十年之久而挾制扶持之不給乎今之十六界爲緍計者一億二千九百二十五萬今之十七界爲緍計者一億三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有竒計南界新楮之數乃又溢於未易舊楮之前先之綹定之欝攸而十六界已出其一億八百三十餘萬矣繼之以收楮而十六界盡出矣又繼之以用兵而

十七界之綃大出矣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二